

九華出版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73

懷特

PATRICK WHITE

45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

45

懷特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 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 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 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 撥：五四三六〇〇廣啓明帳戶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目 錄

懷 特

評審過程

3

歡迎詞

11

暴風眼

17

得獎人與作品

719

著作目錄

735

懷特

澳洲

一九七三年得獎

生：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英國倫敦）

得獎理由

他將新大陸帶進文學中，並在敘事詩及心理方面展現其寫作藝術。

派屈克·懷特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瑞典駐法大使館前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古都斯德哥爾摩，每年一到秋天，總是重複出現相同的情景。在瑞典學院的大本營——一座十八世紀風格的建築物中，下午一時正，準時打開了那扇門。門開處，學院的常任理事卡爾·拉格納·基羅，穿著一襲黑色禮服，戴了一付墨鏡，翩然出現。當他走出事務所，迎面擁上一羣新聞記者、攝影記者，和廣播記者，紛紛把麥克風送到他的面前。

在鴉雀無聲的當兒，開始發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的姓名。他先用瑞典語宣讀了一份學院評審理由的簡短聲明，接著又用英、法、德語，對出席的外籍記者重複宣讀一遍。然後基羅退下。這項得獎人的發表，只在數分鐘內就完成了。若就五十萬克郎的獎金數額而言，這數分鐘的價值何其高！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八日這一天，在圍繞基羅的人們之間，不約而同地提到一個名字……那就是格列姆·格林。在這數百名被推薦的候選人之中，他顯然是派屈克·懷特最大的勁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的常敗候選人安德瑞·馬爾洛，和安德瑞·森松的名字也曾入了圈。

瑞典學院將榮冠授予派屈克·懷特，無疑意圖藉此確認那在以前的文學地圖上屬於黑色大陸的作家的才華。就像那篇聲明所說的，學院是因懷特「將新大陸帶進文學中，並在敘事詩及心理方面展現其寫作藝術」，而將榮冠授予他。

他的名字已數度出現過。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貝克特的一九六九年，他又被大事談論。他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封信裏這樣寫著：「當可怕的謠言傳到澳洲時，如果有幾分真實的話，我必須即刻設法隱身。然而，由於事實不是如此，我挨了沈重的一擊，不禁憤慨。當我端詳著可悲的貝克特的肖像，深感在逃往突尼西亞之前的他，實際上已經被逼得走投無路。」

一九七二年，亨利·鮑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派屈克·懷特在一封致瑞典籍譯者馬格納斯·K·柳德貝利的聖誕賀函中，這樣寫道：「我已經不相信諾貝爾文學獎了。也許應該取消諾貝爾獎，把那筆錢施予飢餓的人們。」

其所以如此，可能是由於諾貝爾獎是重要的勳章，從物質的觀點看，不能加以忽視，尤其它還具有一份心理上的價值。這份心理上的價值，對於被部分人視為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欣賞的難以理解的作家——派屈克·懷特而言，顯然是無比的重要。

他對柳德貝利寫了這樣的事實：「對出版社而言，我可能只是一項賠本的投資。賈利馬爾還把我當作吃角子老虎。數年前他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說『幸福之谷』，還吩咐遂譯『伯母的故事』，但因『幸福之谷』的銷售一敗塗地，『伯母的故事』也就不想出版了。在某一

方面來說，這是令人懷喪的，但轉而一想，卻又爲自己的書沒有銷路而感到欣喜。在這個人堆踐踏的世界上成爲熱門人物，該有多麼可怕！」

在雪梨，他的任何一部小說，可能都沒有銷到五千冊以上。而在瑞典，一九六四年雖曾對他有所介紹，但柳德貝利所譯的「人間之樹」，在印出的二千五百冊中，只銷了二千冊而已。

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同時，讀者羣的範圍也隨之擴大，有那一位作家會對此表示真心的蔑視呢？

股格馬爾·彼斯登在他有關派屈克·懷特的著作中指出：「作爲一部够條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著作，『人間之樹』在面對難以取勝，難以預測，而決不退縮的文學活動中，總是具有很重的分量。」在稍後之處，他又附加說明：「派屈克·懷特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小說『生物的解剖者』，再度延遲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藝術家有時會跨越屍體去追尋想像力（Vision）。瑞典學院已經出現一種強烈的意見傾向：對於爲了自己的藝術而利用人作爲素材，在這種極不愉快的結論之上，從事最新創作的作家，無疑應給予諾貝爾獎。」

派屈克·懷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頗使全世界的批評家爲之驚愕。大部分的批評家，縱非對他的著作一無所知，但亦所知有限。而對於批評家以外的大眾，他只是一位著名的陌生人而已。在澳洲，當「人間之樹」這篇小說被英、美好意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之後，他總算成功了。但他是在那些曾經批評他「矯揉造作，不能一讀」的批評家們種種評價之下，迎接那枚首次頒給一個澳洲作家的燦爛的勳章。

盎格魯薩克遜系的幾家報紙，只是報導派屈克·懷特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成爲「最近十年來第一位英語作家得獎者」。雖然也接著刊出了他的主要著作的梗概，但幾乎未作任何解說。在「每日電訊報」上，大衛·霍拉威曾有這樣一段簡單的敘述：「懷特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就一直在寫小說和戲劇。在這二十五年間，他的作品日益增加它的重要性和完善性。」

而「晚郵報」則這樣寫道：「諾貝爾文學獎人派屈克·懷特，今天在雪梨說，當他想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深感惶恐。這位澳洲作家說：『我就心因此事而成爲受注目的目標：；我有好幾年，一直爲此而感到苦惱。』」

新聞記者最後在雪梨東南部，靠近聖地尼亞·派克的懷特的家裏，見到了這位六十一歲的小說家。在決定他得獎的前夕，他曾拒絕接見記者。頒獎的理由說他爲澳洲帶來了響徹全世界的真正的聲音，派屈克·懷特對此作了這樣的表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對文學有所貢獻，我只是寫書，關於它的文學內容如何，應由讀過它的人來決定。」

懷特曾花了三年的時間去寫那部受到瑞典學院特別推崇的最新著作——「暴風眼」。

倫敦的「標準晚報」這樣寫著：「瑞典學院頒獎給他時曾說：懷特把一個嶄新的大陸帶進文學中。同時，他的各種作品，對現代文學的藝術性發展有所貢獻。由於獲得眾所渴望的諾貝爾獎，這位澳洲作家已躋身於諸如美國的約翰·斯坦貝克、威廉·福克納，以及一度成爲爭論焦點的蘇俄作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等著名大作家之林。」

在法國，關於懷特的評論，因人而大異。密歇爾·摩爾分析了懷特的幾篇小說，在「費

加羅報」作了這樣的綜合評論：「儘管敘事式的詩興令人感奮，但作品另有一份芬芳的寫實味道。充滿了對絲絲入扣的現實生活的描寫，使我們對於丕變的澳洲生活方式，產生真實感。諾貝爾獎的評審委員諸公，有時雖然難以理解，但無疑已從今天盎格魯薩克遜文學的上乘作品中感受到它卓越的啓示性。」

喬治·穆南在法國雜誌上寫了一篇非常情緒化的評論。他說：「斯德哥爾摩不選我國的馬爾洛，而選擇了澳洲的懷特，真是一項令人驚異的選擇。」他曾爲此表示不勝遺憾，繼續指出：「派屈克·懷特是何許人？誰知道？請放心，就連澳洲人也都不知道！」「爲什麼是懷特？爲什麼不是馬爾洛（譬如說）？據稱『人間之條件』及『藝術的心理』的作者是諾貝爾獎候選人名單中名列前茅的，全世界的輿論都一致推崇他。而且在很早以前，一九五七年度得獎人卡繆曾經說過：『我將會投馬爾洛一票。』關於『敘事詩及心理方面的寫作藝術』，毋寧說是斯德哥爾摩評審委員們的一項錯誤判斷。『征服者』及『王道』的冒險家、毛澤東及中南半島革命分子的友人，不也曾用他那樣的作法把『新大陸帶進文學中』嗎？據稱有此一說——其中有人把它寫出來——馬爾洛絕對無法得到諾貝爾獎，因爲他曾是戴高樂將軍政府的部長，對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式的王制主義者而言，這是他的致命傷。」

但艾麗娜·史克斯夫人在「世界報」讚揚得獎人。她說：「派屈克·懷特是澳洲所產生的最偉大的作家。不論就其想像力的豐富，或就其對於人類之憧憬的崇高性而言，可能都算得上是西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他的小說技巧可以媲美波維斯、托瑪斯·曼，或穆吉爾等人。懷特採用了和他們異曲同工的寫法。在英國文學上已經很少運用這種格調。他們爲了確

立威廉·布萊克式的，帶有神祕與詩意的高貴的人道主義，而揚棄了所謂幽默的陳腔濫調的萬能膏藥。從平凡事物中捕捉其不平凡性，從最單純的心性中發現神性，從個體到全體，從小到大的不間斷的轉換。澳洲是懷特爲了超越國界而迅速橫越中的大地。他在那裏親自接觸自然，置身於那些至今仍保持著自然風貌的未開發的原始土地之中。大自然產生出他那莊重而柔和的散文。」她還補充說明：「就懷特的情形而論，歡愉是從自然物的無限豐饒性湧現，至於人，由於人也是自然，一切都從美的東西出發。神祕是在單純性之中。」

最後，瑞典學院的倫德克威斯特，於授與派屈克·懷特諾貝爾文學獎的當天，曾在瑞典廣播電臺的演說中，提到懷特的主要小說，說那些作品「顯示出無懈可擊的創造力、不安，及逐漸深入的探索，不斷佔據他內心的對『生』之問題的衝刺，以及從語言中提鍊其一切力量與韻味所作的奮鬥。」

對身邊的騷擾感到吃驚，天生內向，不善交際，且有氣喘毛病的懷特，最後竟不肯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因爲他必須在音樂廳莊嚴華麗的室內，接受年輕的卡爾十六世格斯塔夫國王二度親手頒授的獎狀和金質獎章。結果是由他的一位畫家朋友史東尼·諾蘭代表出席。國王則向這位畫家，而不是著名的缺席者致賀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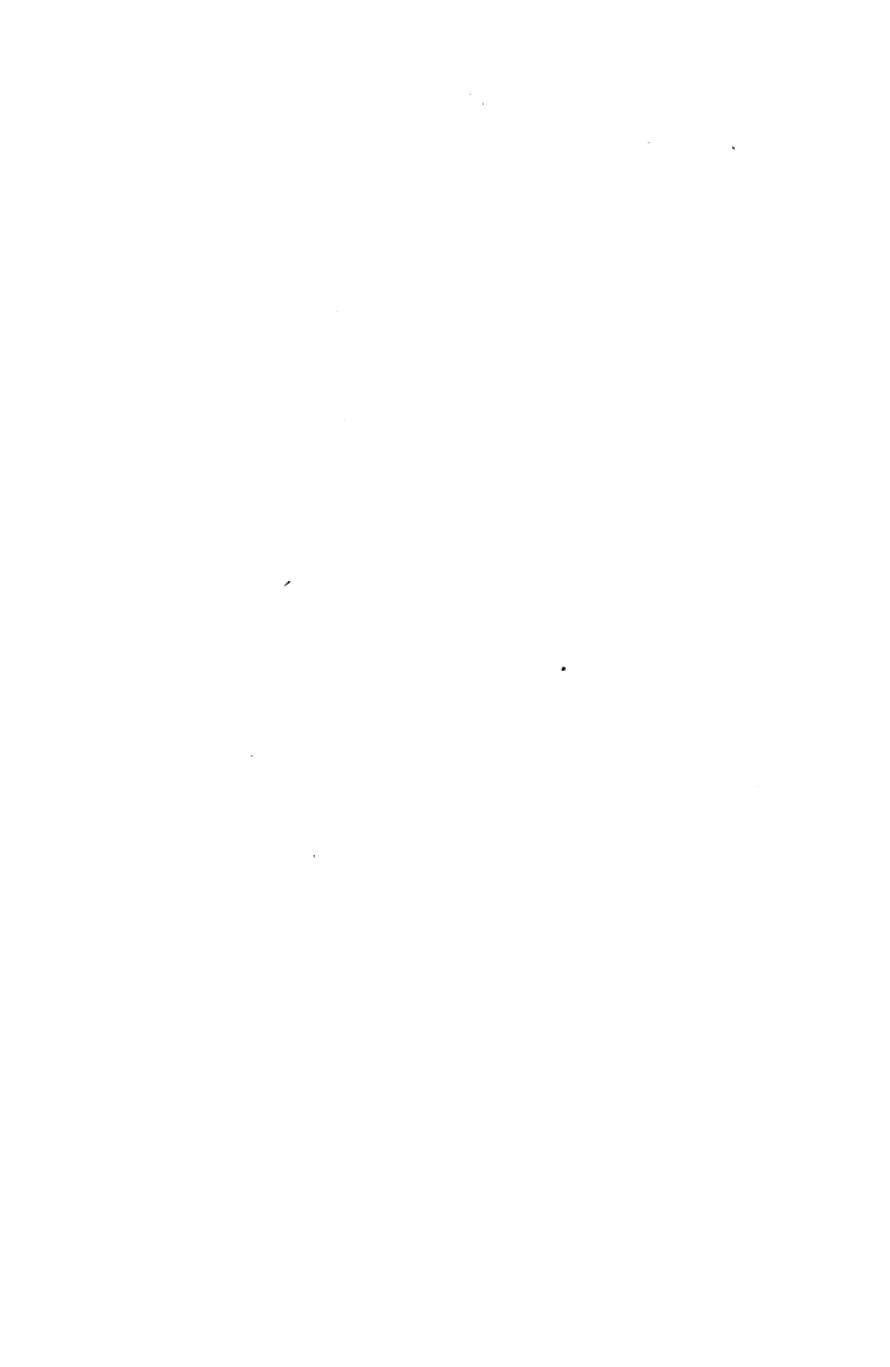
「諾貝爾獎不會使我的生活有任何改變。」懷特這樣說。因此，他拒絕撰寫一篇應於頒獎儀式的數天之後在瑞典學院華麗的室內發表的演說稿，把曾躲掉這項苦差事的貝克特的先例作爲擋箭牌。

如此，他就不用離開雪梨郊外那幢隱藏在葱郁的園林中漂亮的白色屋子。一如他在一封

寫給瑞典翻譯者的信裏所說的，爲了維護牧歌式的和平，免遭都市人破壞風暴的襲擊，不得不搖身一變，「由夢想家變爲行動家」。

在雪梨，他可以隨心所欲，樸實無華地過著與犬爲友的隱居式的生活。派屈克·懷特準備把五十萬克郎獎金的一部分充作援助藝術家基金。因爲他在年輕時代就夢想成爲作家、畫家之流。

當詢及其本人是否將參加已經選出兩名主要委員的委員會時，懷特答稱：「當然，總得用諾貝爾獎弄出一點樂趣。」



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派屈克·懷特的歡迎詞

瑞典學院常任理事

阿賓爾·隆德克威斯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

陛下

閣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由瑞典學院授與澳洲的派屈克·懷特。和以往一樣，在簡單的表彰文中，已經述及「他將新大陸帶進文學中，並在敘事詩及心理方面展現其寫作藝術。」這些言詞曾遭到某些方面的若干誤解。但那只是基於強調派屈克·懷特在澳洲所佔的卓越地

位而發的。換言之，他的著作如何姑且不說，但不應被視為否定澳洲文學。

實際上，作家們長期而廣續的出現，已將那不容混淆的澳洲特性及其獨立性，賦予澳洲文學，而且因此使澳洲文學，若以世界的眼光來看，已被重新評估為不再是英國式傳統文學的餘緒。將其應有的價值提升到一境地。在這裏只要舉示亨利·洛遜、亨利·韓德爾·理查遜等人的名字就足以說明。

洛遜是一位名叫拉森的挪威籍乘船移民之子。他在短篇小說中，真正表現出在澳洲實際經驗的種種形態。使用亨利·韓德爾·理查遜的名字從事創作的女作家，在她的最重要的連載小說中，為她那位作為美國式生活代表人物的父親，完成了真正而宏偉的紀念碑。她父親所代表的那種英式生活，至今也還殘留在澳洲。此外，對許多提高澳洲人意識，強化他們語言表現力的，具有滿腔熱情，但略微難以理解的詩人們，也不應忽視。

派屈克·懷特的作品，雖然有他的獨特性，但也顯示出某種典型的澳洲文學所具有的特質，同時，在整體上，是和澳洲文學相互共有澳洲的國土背景、博物學或生活方式等等。我們也非常瞭解懷特和史東尼·諾蘭、阿隆·波依德、拉斯爾·多萊茲德爾等澳洲的革新畫家們，具有親密的關係。他們企圖以各自的表现方法，達成表現上的深長意味，而這正是懷特希望在創作中達成的。而且，在文學中，也開始徐徐感受到派屈克·懷特的影響。在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之中，已有好幾位，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他的後繼者。此一事實，是一種令人興奮的徵候。

但必須同時強調的是，和幾位特別關心澳洲事物的澳洲代表性作家比較，懷特對澳洲事

物的關心程度，卻是低很多。他的小說雖然多半都是以澳洲作為舞臺背景，但他主要關心的，是超越地方性、國民性，而描寫那些有著極其個性化的問題或生活狀態的人們。就連他那部最典型的澳洲敘事詩式小說「人間之樹」，也是由自然與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的主要目的，是對登場人物作內在性的描寫，與其說是從典型的或非典型的屯墾者的生涯這種角度著墨，還不若說是在特異的個人此種裝飾之下活化登場人物。當懷特把探險家沃斯送到澳洲大陸那片未開拓的原野，那大陸原野就首先成了對尼采哲學意志力的固定觀念及自我犧牲的戲劇腳本。

就一般印象而言，派屈克·懷特在使主要登場人物與社會發生關連方面，常常安排一些局外者（即異邦人）、不適應者、或精神障礙者，甚至於神秘的靈感經驗者、狂信者。盡管在程度上有或多或少的差距。他似乎發現到，這些人雖然貧困，易於受到傷害，但最易識別他所嚮往的人類特質，顯然就是這類人。此種情形，在「乘坐戰車的人們」的登場人物中亦復如此。異邦人的身分或逸出常軌，雖然為他們帶來迫害和苦惱，但盡管他們命運蹇促，卻是在神秘的靈感方面的寵兒及勝利者。同時，「曼陀羅」中的兩兄弟，亦可作為它的例子。這對兄弟有著強烈的性格。雖然有充分的適應性，但精神方面低能，盡管癡呆笨拙，卻有直觀的知覺力。

此外，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近創作的兩大長篇小說中出現的主角，不論是「生物解剖者」中的畫家，或是「暴風眼」中的老婦，亦復如此。畫家的創作衝動，被描寫成咒咀招來的一種災禍。結果，他的藝術成為完全燃燒式的努力。而他的從業者及接近他的人，則成為受